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卷二十二

宋 蘇轍 撰

墓誌銘一首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
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
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

相弔於家計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
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
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轍
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字子瞻一字和
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
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
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
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

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
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
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
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矣嘉祐
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
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
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
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

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服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底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

徧問老校曰木杙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杙者
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
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杙行無虞乃言於府
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
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
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
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
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

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
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
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
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
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悚然聽受曰
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
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
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

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
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
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
自辨乞外仕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
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
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
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
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

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

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間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

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効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

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
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
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
於國言者從而媒蘖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
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
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
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
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畧曰

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為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譴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

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
況君實乎子厚以為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
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
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
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
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
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
延和即改賜銀緋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

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

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
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
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
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
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
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
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
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

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為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

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
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
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
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
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
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
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
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

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並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

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
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
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
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
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
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
河行闌闔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
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

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

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
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
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
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
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
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
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
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

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

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於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渚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

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三十年間再蒞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宗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

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

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
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
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
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
郎階為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
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
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
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

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於

此其可與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
守郡自効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
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
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
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
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
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
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

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
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
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
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
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
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
撓漸不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
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為中書舍

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
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
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
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
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為二橋
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
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
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

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以助之為屋三間人
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
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
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
以歲科乞遷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
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
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

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議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籥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塋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

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
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
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
參之孔老博辨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先君晚歲讀易
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
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
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
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

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
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
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
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
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勸自言不及晉人至
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
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
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

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
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
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欒城西宅於睢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
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
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
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斥而疏

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為去來古有微言
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
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
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弦百世之後豈其無賢
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於南
而不同歸天實為之莫知我哀

藥城後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卷二十三

宋 蘇轍 撰

神道碑一首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答公子叔弼書附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忠公薨於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於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

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於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案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後世因家於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衛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秦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修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

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
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
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
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
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
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
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
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

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
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為當黜公
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為武城
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
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
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
文總目慶厯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
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

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士范公及杜
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貲取敢言
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
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
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於前
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
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
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

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

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
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
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
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嶮不可廢也麟州廢
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
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
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
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

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

恣小不如意輒脇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
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脇
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
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
莫大於殺已降況脇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
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
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
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

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
言事者乘此欲並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
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楊州
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
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
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
畏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
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

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判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厯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願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

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嶮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厲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間者稱善四年

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八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

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隸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䟽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十里狄武襄公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

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

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

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
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
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
事至大臣等不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
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
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
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
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

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

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
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
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
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
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
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
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
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

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論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並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

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兼充京東東路安撫使
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視不為利罷
提舉管局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
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
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
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
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

處之怡然不以為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英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說則

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
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
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
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
為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
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
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
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公篤於朋友

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
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
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
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楊之人至為立
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
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
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昔孔子生於衰周而
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

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
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
孟子孫卿並為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
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
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
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
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
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

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
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為文祖宗之治禮
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揚劉而已及公之文行
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
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初娶胥氏
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
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
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

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懸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
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
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
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
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
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
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
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諱子瞻子瞻許焉

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終惟古君臣
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
允文且忠有煒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泥之三起三僨
誰實使之僨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
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
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
彼其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

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附
答歐陽叔弼學士書

轍啟令子承務見訪蒙示手書以先公神道碑未立
猥以見屬轍與亡兄子瞻俱出先公門下亡兄平昔
已許撰述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則轍今日不當
復以鄙陋不足以發明先公事業為辭矣但有一事
自患難以來八九年間驚怯畏避未嘗秉筆為文衆
所共悉又自北歸衰病日侵鬚髮變白志意消縮非

復曩日之比斯文一時大手筆也雖復勉強為之深
恐失前忘後不能成文重以獲罪柰何柰何若叔弼
不以朝夕見迫許遷延三數年間如其病疾少差幸
未至死則不復辭矣然恐孝愛懇切急於表見當世
難以歲月竢耳不能如教悚息悚息

藥城後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後集卷二十四

宋 蘇轍 撰

雜文五首

巢谷傳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

之業成而不中第間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
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
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
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
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
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
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
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

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
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
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
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
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眷
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
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
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

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
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修也將復見子
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
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
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十錢予方乏困
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上橐裝以逃獲於
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
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

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沉者三版懸釜而爨易
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
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
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
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
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
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
發之間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

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亡姊王夫人墓誌銘

伯父大中大夫生女子四人仲姊適進士王君東美器
之獨享上壽年七十有五從其子肆為梓州銅山尉官
滿而歸沒於鄉閭實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庚寅也前
一歲轍與兄子瞻皆自嶺南蒙恩北還將歸掃先墓是
時兄弟惟仲姊在耳而子瞻舟行至毘陵復以疾不起
轍既哭之則計於鄉曰天倫之愛惟仲姊一人矣東西

相望將誰訴者計未達而仲姊又亡蓋哭之慟曰已矣
手足盡矣何以立於世惟夫人幼敏而靜四歲而知絲
續十歲而知饋饍父母以為能既長奉已以法不妄言
笑二十而歸王氏蚤莫不懈舅姑亦賢之舅祕書丞兼
沒於耀州貧不能歸夫人勸其家盡所有以歸葬未幾
而姑亡器之亦即世生事不給人不堪其憂夫人處之
哀而不傷被服飲食雖窶必修與親族交雖貧不傲雖
富不屈訓導諸子不失家法遇其有過未嘗見聲色曰

使爾自悟則善勉強從我無益也春秋祠事必親視滌濯執庖爨夜以達旦以此終其身嘗夢一老人旁有贊拜者既覺猶拜未已旦求其家畫像則四代祖母也是并祭四代肄及元祐九年進士第時輒備位政府以親祀園丘恩賜冠帔使肄以歸奉夫人肄迎養銅山夫人常稱內外祖父從政之方以教之及其疾病肄剔股以具膳既執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殆不能勝鄉人稱之將以崇寧元年十月六日祔於器之之墓世次

爵里既具今不復載夫人三子長曰聿幼曰晝皆以儒
學自力仲子則肆也三女長適朝散郎劉襄早亡次適
進士牟介次適進士楊濤孫五人良弼知武知悌良驥
慶長銘曰

生而知禮傳弗煩老而知義窮益堅天既知之報以
年大其後昆子復賢我欲見之不得還勒銘幽室虞
變遷後要當歸空九原仰視松柏涕潸然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

浙江之西有大法師號辯才以佛法化人心具定慧學具禪律人無賢不肖見之者知尊其道奉其教居上天竺說法齊衆者二十年退居龍井燕居行道者十年元祐六年歲在辛未九月乙卯無疾而滅吳越之人失其所歸依奔走號慕如佛滅度相與計於淮南請於楊州太守蘇公子瞻以志其塔公曰吾固知師矣予弟子由雖未嘗識師而其知師不在吾後吾為汝請輟以公命不敢辭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杭之於潛人家世喜

為善客有過其鄉者指其居以語人曰是有佳氣鬱鬱
上騰當生奇男子師生而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
日乃滅其伯祖父歎曰是宿世沙門也慎毋奪其願長
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也及師之終實八十有一師
生十年而出家口不茹葷血每見講堂坐輒嘆曰吾願
登此說法度人年十六落髮受具足戒十八就學於天
竺慈雲師雲門人方盛厭衆欲卻之雲曰疇昔吾夢甚
異此子殆法器也勿卻師日夜勤力學與行進不數年

而齒其高第雲沒復事明智韶師韶嘗講摩訶止觀至
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於一切供養諸佛及衆
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聞之悟曰今乃知色聲
香味皆具第一義諦因淚下如雨由此遇物中無疑矣
嘗夢與其同門友元素入一寺曰妙樂有僧出師問之
曰此非荆溪尊者製法華文句記處耶曰然師訪以尊
者遺像相與至東閣見一梵僧趺坐不動容貌甚偉謂
師曰我汝過去師也當為我作禮師拜已而覺忽若有

得年二十五恩賜紫衣及辯才號蓋代詔為衆講說者
凡十五年知杭州呂公湊請師住大悲寶閣院師嚴設
紀律犯者秋毫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公講治
杭以謂上天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聲音懺悔為佛事
非禪那居也乃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
歸之遂鑿山僧室幾至萬礎重樓傑觀冠於浙西學者
數倍其故有禱於大士者亦鮮弗答詔名其院曰靈感
觀音熙寧初龍圖祖公無擇在杭言者或不悅其政遽

起制獄師以鑄鐘事預逮居其間泰然擬金剛篋撰圓
事理說居十七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
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師恬不為忤捷猶不
厭使者復為逐師於潛逾年而捷敗事聞朝廷復以上
天竺界師捷之在天竺也吳人不悅施者不至巖石草
木為之索然及師之復士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若
有喜色清獻趙公抃與師為世外友親見而贊之曰師
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然師復留三年

終欲捨去謂其徒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
害於行已位本五品而證止鐵輪况吾凡夫也哉固謝
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茅竹自覆吳越聞之爭為之
築室廬具像設甓瓦金碧咄嗟而就三年復為太守鄧
公溫伯請居南屏一年鄧公去乃歸龍井終焉師於講
說不擇晝夜常曰鬼神威德不具多畏人晝說或不得
至比夜人靜庶幾能聽嘗焚指以供佛右三左二僅能
以執其徒有欲效之者輒禁之曰如我乃可平生脩西

方淨業未嘗以須臾廢行成力具能以其餘見於外者
非一也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為落髮
磨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布衣李生者習禪觀甚
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子瞻憐之為請於師未言其名
師拒不許若知其為人者秀州嘉興令陶豕有子得魅
疾巫醫莫能治師呪之而愈越州諸暨陳氏女子心疾
漫不知人父母以見師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嘗與僧熙
仲會食仲視師眉間有光如螢遽起攬之得舍利師曰

慎毋以告人不知者將以妄疑我自是常有於其卧起
得之者及其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召其
常與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西方業成如是七日無魔
橫右脇吉祥而逝吾願足矣至五月出偈告衆七日奄
然而寂皆如其言師度弟子若干人四方學者不可以
數計頗能以其道教化吳越至十月庚午塔成頌曰

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為教譬如四大海惟是一濕性
於其濕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為濤瀾風去為湛然

魚龍所遊戲神鬼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
其上為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為淵谷百怪所藏伏
東西出日月上下屬河漢觀者不能了睥眄何暇說
如來知迷悶隨變為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為教
彼善聞教人當知是幻爾既已知是幻則當識真實
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為禪所訶
禪雖訶教乎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
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

口舌如瀾翻而不失道根心湛如止水得風輒粲然
以是於東南普服禪教師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繞
師惟不取故物來不得拒道成數有盡西方一瞬息
西方亦非實要有真實處

逍遙聽禪師塔碑

予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為
歸也是時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是三老人皆
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既久而有見也

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宰績溪未幾而全委化文去洞山
聰去聖壽凡十年予再謫高安而文佳歸宗聰退老黃
蘗不復出矣聰間予來出見曰吾夢與君遊於山中知
君復來去來宿緣也無足怪者與予處一年弊衣糲食
澹然若將終焉高安之人曰有如聰禪師而不坐道場
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在道場顧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
衆曰逍遙唐帝子遺築賓旅不至而資糧可以老居之
無害師不聽予告之曰師豈以我故廢傳法耶師笑而

許之紹聖乙亥十有二月始杖策入山山久弗不理十
方不至師方治其缺圯以延衆予亦得般若涅槃寶積
華嚴四大部舊經於聖壽補其殘破而授之明年夏師
得疾山深無醫愈而復劇九月戊申而寂春秋五十有
五師本綿州鹽泉王氏幼事劒門慈雲海亮師年二十
三誦經得度始遊成都從講師捨之南至吳越見淨慈
大本禪師久而不悟本曰吾疇昔夢汝異甚汝不勉則
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至南嶽思大口吞三世諸佛語

一日為僧伽作禮醒然而喻即見本具道所以然本曰
汝得之矣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剗刀知汝自今始真出
家也即為擊鼓告衆師遊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
如開善聖壽三道場師性靜默與物無悟所居不問有
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平居未嘗談說叩之輒疊
疊不竭予見之二十年口不言人過逍遙祖師曰僖唐
肅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國師忠記之居逍遙賜田甚廣
經五代亂民盜耕之幾盡前長老文因訴於縣十得一

二可以居衆矣而衆未集因相山之勝環植松柏將自
為宰堵波既沒或言其不利改葬他所及師之寂即因
之以葬衆皆曰有德之報十月庚午而葬銘曰

逍遙峻深帝子道場百年無人龍天悲傷師遊吳中
得法本翁口吞大千不帶於胸律精不持道備不言
遊戲諸方物知其賢翼然歸之師卻避之草菴布衣
逝與世辭忽來自山衆迎而喜為予而出予豈堪此
衆曰逍遙法鼓不鳴師雖老矣強為我行師入居之

草木欣然俯仰幾何寂如蛻蟬吁嗟前人度是塔址
成而不居若有所竅新塔巋然松柏離離匪人所圖
緣則在茲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

餘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曰海月一曰辯才皆事明智韶
法師以講說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為講說所縛吳
越多禪衆聞其言者皆曰說教如是是亦禪也故吳越
之人歸之與佛菩薩無異熙寧中予兄子瞻通守餘杭

從二公遊敬之如師友海月之將寂也使人邀子瞻入
山以事不時往師遺言須其至乃闔棺既寂四日而子
瞻至發棺祝之膚理如生心頂溫然驚嘆出涕後十有
六年子瞻守餘杭復從辯才遊及其滅也子瞻守淮南
其徒請為塔銘子瞻以屬予又十三年予與子瞻皆自
嶺外得歸而子瞻終於毘陵餘杭參寥師弔予潁川既
而泣曰辯才既以子瞻故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公
以子瞻其亦勿辭予亦泣許之公名惠辯字訥翁姓富

氏秀之華亭人也幼不好弄其父竒之以施普照寺年十有九受具足戒從韶於天竺受天台教習西方觀復事三衢浮石矩法師皆盡其學韶之將老也命公代之講者八年學者宗之及其老遂領寺事翰林沈文通治杭以威猛御物僧徒嚴憚之見者惶駭失據公獨從容如平日文通異之遂以涖僧職卒至都僧正凡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千人得法者甚衆西方觀成與同社人造塔及閣公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衣與

之尊之出門使從支徑逃去熙寧六年十月有疾十七日旦起盥濯與衆別焚香跣趺而逝年六十臘四十一公初入天竺及澗有老人冠帶偃僂逾梁迎之入門而失始代師講夢章安尊者以金篦擊其口曰汝勤於誨人當得辯惠嘗苦脾痛久而不愈夢天神以金盤盛水使師瞑目而洗其腸浣已復納覺而痛止公沒之歲吳越大旱禱於天竺觀音像不應公以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日中必雨問其人曰山神也如期而

雨公學行高妙報在西方其以感通者不可勝言而聞於人者如此今住天竺德賢師實公之高弟以銘授之俾刻之石銘曰

佛本說一乘無二亦無三空洞無一物應物無不在欲以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故示以方便方便皆是幻惟惠為真實有方便惠解無方便惠縛有惠方便解無惠方便縛惟惠惟方便更相為縛解縛脫解亦除然後至佛乘智者古智人具惠與方便

示人西方觀其實則是幻由幻而得佛於以度衆生
會歸於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辯才師智者之孫曾
由教而得禪昏僧中第一我不識其面知其心中事
作銘書塔石二公知其然



樂城後集卷二十四